楚辭疏

楚辭疏序

昔陸士龍初不喜離騷已乃歎其清絕至貽書士衡曰兄復不作者此文遂單行千載間吾謂士龍同氣相推爲恭

耳離騷之單行久矣宋景其
門人若堂之有簃帖然庇其
下東方生以降其人大都負
絕世才辭而擬之後無稱焉
借士衡繼響有異諸人乎如

玉如瑩爰變丹青匪變也益
也玉質而丹青飾至矣將來
哲何加焉故東方生嚴夫子
王襃劉向之徒不如淮南班
賈王朱之當也作固有時不

及述雖然作者推已以附騷述者乃推騷以附經夫離騷单行之書也後無今前無古郎懸六經而繩之鮮不合者要別子也自爲祖矣誰能混

之故概以詞賦焉則庫因釋以風雅焉而亦不得尊蓋善述者難焉淮南班賈湮矣今所行叔師考亭兩家叔師疏考亭密疏者耕密者穫即遺

秉滯穗時時有之然而後起者勝考亭其繼別之宗乎陸昭仲起考亭之後盡掃諸附會獨以楚辭還楚辭聞取舊詁錄其瑜拂其違隱其專發

其本合論而分疏之使作者幽墨紆軫奇瑰陸離之詞不必離朱睇而賈胡鑒乃始較然勤哉其用心乎振考亭之業續湘纍之緒以當騷之苗

裔則繼禰者也直補機雲所
未逮亢宗陸氏乎哉夫尊朱
功令也林林竭澤以求之不
勝給而索瘢者乃日甚楚辭
功令所不及是以獲免令得

昭仲善述而考亭藉以無憾於千載如意創而獺髓療之益其妍矣索瘢者爲誰剏夫斐如邠如不斤斤訓詁者述也娩於作矣夫拾牙後窺管

中作述之難也唯昭仲獨也超然轢古切今二十五篇之後為盛焉吾知陸氏之書自此单行哉昭仲言註天問者周孟侯居多孟侯麗才少所

下獨心折昭仲兄亭之與昭仲同居語溪之涘溪流湯湯得兩君焉比於延津望氣者詫爲雙龍接沅湘之支瀾若同源然瓊枝瓊靡唯所屬饜

郎騷䰟當顧領避之綠綠楝葉有明徵矣何考亭不徛官也雲龍駃騠行矣卜天飛焉寧久東功令哉泠然如戞金者意風雨之一吟耶吾聆其

初聲矣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資治尹

兵部左侍郎烏程唐世濟

題

楚辭序

或問乎離騷曷離爾曰義取諸
夫婦也曷君臣而夫婦之屈原
深被寵眷諸臣莫與比肩上官
大夫靳尚之徒忌害其能而讒
間搆之王懵不察賜之遠去其

離窮矣辨之言曰重無怨而生離此離騷所以作也然則曷騷也曰衷不平也室家既造拮据以之蛾眉不揚而嫫母嶜以自代其衷騷騷憤作故不平也外史氏曰余觀於騷而知詩之所

以變也和平之失沿而哀怨哀
怨之極至於凄洏人喜斯陶陶
斯咏咏斯懌懌斯慍慍斯哀哀
斯困君子讀離騷而知楚國之
將亡也哀而困矣不可以復振
矣陳之亡也以株林鄭之亡也

以溱洧王風之絕也何草不黃此皆一往而不可更反者也然則騷曷取乎爾曰此神將告之非士君子之罪也國之將亡陰幽愀憯之氣上菀而下泄人羣鳥言男子婦語貞毅之結激爲

喟歎而音以哨哨不揚詩其知之强作也哉或謂離騷存楚此與奄奄者庶愈耳楚之亡也騷曷能存之然則夫子作而將安置騷曰從詩夫子一日作即詩一日未亡也離騷變風爲歌變

而不降其言則緼緼爾其衷則緝緝爾周公作鴟鴞成王悲之幸其有風雷之感也小弁盡誠號呼親佯弗聞君子愍焉離騷作而忠義明楚國既撓君臣相蒙然小人媿君子奮仁人志士

感憤而扼腕者即千載如一日焉嬴秦制帝六國既靡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國有遺勁人有餘烈忠義之教所砥世固甚遠也離騷存楚是故也夫騷之不乎愈於鄭衛慆淫遠矣詩亡而

騷與騷與世知有人倫之教誠
使其亂政波俗荒淫譏慝之間
爲君若臣騷何可一日無也詩
能廢也即騷可不存已夫

陸時雍撰

楚辭叙

昔者王道既微君子卷屈經綸黼黻之具不沛於朝而鬱之傳歌著之編簡孔子不得志於時因詩亡以作春秋春秋作而詩教槩然大備故夫三百者春秋之精華也魯齊晋遞衰楚日兟進政教文物埒於中國然楚有史無詩識者怪焉楚檮杌與魯春秋並而七月東山諸什儼然甲十五國

而上之人謂擯楚然矛哉後孔子二百餘歲而屈大夫以離騷特鳴離騷之視詩異矣憂懷鬱伊感憤激昂其言上述邃古下譏當世悟君念國九死未悔乃說者以擣杌爲變史離騷爲變風後世脩詞家習騷而以不見擣杌爲恨夫騷存而不善讀之猶之無騷也則擣杌存而不善讀之不猶之無擣杌矛哉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於騷

故無損也華袞蘭芷斧鉞蕭艾倭雜題而在斥忠已汨而必揚嘗謂騷存而檮杌可廢夫離騷固檮杌之精華也亦猶三百之於春秋也楚之先有於菟孫敖以經濟鳴倚相射父以善讀八索九丘鳴而㝡後宋玉景差以辭賦鳴差玉皆原弟子遞相祖述几几乎掩中原而上之夫楚人亦能自進於天下也哉吾友昭仲之才之望所稱

自進於天下者也經濟不愧於蔿叔敖讀
古不愧倚相射文登高作賦不愧屈宋景
賈諸人而超絕之識沉雄之力不識於古
何擬夫昭仲自進於天下而天下之進昭
仲猝未知所處居常扼腕每欲網羅　昭
代二百七十餘年故事成一王不刊之史
而較雕有神風雲未便間以其感慨鬱騷
孫憤不平之氣寓之　詩賦雜著今其諸書

具在一縱一橫竊絲宇宙之几〻乎掩屈宋諸人而上之而弘獎名教義存陽秋則昭仲之詩騷興賦固昭仲之史之精華也嘗語我曰六經息而邪說熾訓詁繁而風雅堙每欲舉三百篇揭大義以訓世謂離騷一書上薄風雅下開詞賦間為闡幽顯微歸之經傳而余亦出天問別註一卷佐之嗟乎世之得是書而讀之者宜何如也

羨義字寄讀盡均者斯善讀昭仲者矣若夫窺蘭臺石室之藏涉昭代不刊之典而快然見騷與檮杌之合尚俟之異日可也是爲敘

古醉里周拱辰孟侯父題

楚辭叙

屈原上稽遂古下通列國綃愁紐思樹以芬芳特出瑰瑋自能言以來所未有余師陸昭仲胸敵古人獎忠靈昭黠黜論次其義謂離騷頡㘬入楚抗峙列國風疾病呻吟戚顏長吁使江漢汝墳間爲之亦未即談笑若夷也昭仲師聲詩班雅然嘗推騷伯長之其疏夷宣義一如與原促膝把臂語嗚呼騷即於古不經今竟經之思靈均求佚女讀昭仲師之言更不知憤然幾作矣

門人張煒如道先父撰

讀楚辭語

風雅既湮離騷繼作人取而經之騷誠可經也詩以持人道之窮者也愛君憂國顯忠斥佞騷曷爲不可經哉得聖經存無聖經亡十五風不折衷於孔氏之門其或存或亡亦久矣騷之存而不沒豈自足於存世也或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足稱耳然則謂騷不經謂騷之不止於禮義謂騷之不止於禮義則謂愛君憂國顯忠斥佞之非禮義也非持世之論也欲尊經而經亡寬於古昔嚴於來茲

亦非聖人意也。

今試舉一二踵武前王取鑑堯舜何其貞也九天爲正重華陳詞何其亮也顑頷何傷九死未悔何其忠也鷙鳥不羣恐尤攘詬何其卓也靈脩美人抑何親也聰既塞矣猶稱哲王又何厚也

離騷非怨君也而專病黨人貪婪求索謠詠善淫並舉好朋蔽美稱惡一篇之中強居半焉而又其甚者蘭芷化而爲茅也糞壤爲芳蘭不可佩令爲君者東西易面泛泛然舉國以奉之孰謂兩東門之

不可蕪乎故曰余不難夫離别兮傷靈脩之數化靈脩非此其誰與化乃知疾惡如仇讐良自不容已也

離騷之愛君其本懷也人未有不愛其君者而離騷爲甚以高陽之苗裔也高陽之苗裔非一而愛君離騷爲甚者紉秋蘭以爲佩故也其紉秋蘭以爲佩也動必以芳苟動必以芳舍愛君則莫已者所以九死而未悔也不憚謇謇不難離别不惜以其心愁不吝以其身死貞婦愛夫莫踰於此矣

其為遠遊求女也奈何曰此托也意有所不可則托
而逃之以自解也慍托而喜憂托而豫知其不可
而無奈姑托之以自解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
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此有若狂癡然療狂靡
藥故曰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不救則病甚矣
離騷者其秦青之曼聲乎長歌而郢奏故婉而多變
也悠柔之音慘於激烈矣舉其聲若不任其哀焉
攬其詞若不欲有其生焉循其情真嗚咽流涕而
莫之白焉騷耶被之於樂也騷而被之於樂也一

哀而不可止矣以是明其亡國之音也

詩道雍容騷人悽惋讀其詞如逐客放臣羈人嫠婦當新秋華序荒欄幽燈坐冷風淒雨中隱隱令人腸斷昔人謂痛飲讀離騷洒以敵愁騷以起思溫涼並服差足當耳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語莊而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語直而凜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棄

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語淺而旨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語深而恩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懷而不私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怨而不懟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號而不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

頷亦何傷紉而不倦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華而不纘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高而不詭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欲而善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砭而善悟此皆騷人之善立言也

馬楊砭砭騷人自得騷之所不能至者神也詩之三百騷之二十五篇一常言耳而能言人所欲言合

干百代人之意而自一人發之可不謂言之聖乎離騷撰名特剏正則靈均非爲字釋也靈脩美稱朱晦翁謂婦悅其夫之稱非也戰國人婦未聞以此稱夫者心有所愛極天下之至美至潔至親至愛至尊至貴者加之豈必婦悅其夫且晋宋間多卿其士大夫者而婦亦以此卿夫卿豈爲婦設乎美人嘉之也亦親之也靈脩尊之也復潔之也荃與蓀者芬之也情有百種語有殊致夫豈漫然情之所鍾雖微言必摘

說操築於傅巖朱晦翁述孔安國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余友周孟侯謂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明乎說有罪而操築矣晦翁爲賢者諱謂賢者必不罹於罪孟侯爲賢者憤謂賢者必不免於罪二者皆有爲之言也然而孟侯當矣古賢者之不免豈獨一說哉

九章遠遊卽離騷之疏也惜誦專病黨人而不與黨人爲訟有自重之道焉有忠告之誠焉情寃抑而

莫白者何若是之從容也。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語婉而酸撩人木衷應知痛癢矣

涉江一筆兩筆老榦疎枝。哀郢細畫纖描着色着態。神韻要自各足。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子胥以身備吳屈原以身備楚者也其哀郢曰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出國門以軫懷

兮甲之鼂吾以行蓋去郢之朝即郢亡之日乎故

篇中累累歷敘去思而所謂哀郢者止兩言已耳

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其痛情者

在於去國而不忍言者乃其郢亡也信非吾罪而

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可謂一叫腸斷

抽思懷美人也懷美人而不得所以三致意於良媒

也離騷蹇修蓋托也抽思良媒則實矣離騷始放

猶意君恩未斷。而黃昏之期可還。似驟可徑逢。而無容轉計者。鴆與雄鳩聊以自戲。還以自傷而曰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至其作九章也。去九年而不復。則思絕道窮。而不得不致念於無聊之計矣。故曰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以是知其爲實也。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不知

心精幾迸落矣杜甫詩每依北斗望京華望何居
道
懷沙意絕緒之歌乎哀之迫矣何暇緩歌不然何言
之肆而直也
思美人思何苦也思夫不育思婦不孕思美人而不
得故思良媒思良媒而無從故托怨於歸鳥也其
思窮矣然而曰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
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所謂一與之期
之死誓靡他者何思之至也

離騷文不由思造如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如天花空翠非根所托唐詩云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二語足評之矣

惜往日曰乘騏驥以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當是時國之乘泭將浮於洋而有心者從而號之不亦宜乎寧溘死而流

亡恐禍殃之有再此原之本懷也彭咸之思乃始已然然而猶有待者禍未極也不容更待而後死謂原之悁狹非矣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身之存也無良媒以爲之理死而遺夫言也將因飛鳥而致之與何念君之無已哀也

懷沙情之窮也悲回風思之發也披其文如層華疊葉而不可厭省其哀則叮嚀繁絮而惘有餘悲矣其曰不忍此心之常愁愁而自灼故不忍也嘗觀古之善處死者慷慨自命一瞑不顧而原之纏綿

悽惻一何甚焉非其身之謂也生有餘慮死有餘憂衷懷不可語人而靜默無以自誘惟付之狂吟累欷以畢其所志而已紆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此則原之所自疏也既死之後猶恐有知何長生之足樂耶

離騷云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此鵜鴂未鳴時也九章云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又曰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

至蘋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則百草已不芳矣原始被放於懷王已而復用頃襄又放之今讀其文離騷尚多冀幸之詞而九章一於絕歎知離騷作於初放而九章作於頃襄時耳

遠遊其蕩思也蕩思自娛漫興遣愁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又曰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惟醉與夢良於解憂則遠遊之作實瀛島之一夢也此夢不醒原固可以澤畔老矣天下愚者善樂智者善愁邪者自便正者自苦此千載之一調也

遠遊故矣托則未有不放者故曰隱居放言君子惟
其旨之存而不必其詞之屬也
遠遊神搖蓬島興極崑崙邱子晉吹笙王母奉觴廣
樂齊鳴靈圉畢壽無復踰此者相如𥝌𥝌而擬之
第見其往來搖曳未知樂趣之何存者奚其仙
屈原之作天問似謂天下都不可知者天不可知地
不可知人不可知物不可知古不可知今不可知
惟其不知所以爲怪惟其爲怪所以有問千載以
上惟有此問千載以下並無此答

柳子厚答天問自是好事亦復不知事彼痛迫而號

呼此從容而譚論又何以爲是答也

天問不可以理論不可以情求逆其意者當得之寥

廓之表芴漠之中耳

天問事多怪朱晦翁多諱言之此正難以理論者也

然玄鳥開商巨拇生稷其事何也天地之大也何

所不有山海經固多可疑然安知其事之盡妄者

善語怪者不怪苦泥常者失常

九歌體物撰情雅與事稱簡節短奏觸響有琳瑯之

聲乃氣韻芬芳何菲菲其襲予也。東皇太乙雲中君大司命東君彼漠然無情者。邈而不可親也。爲嚴禮以事之遙情以拱之溫語以款之極歎以崇之求而不得安之若命是可無憎於彼而無憾於己也。湘君湘夫人爲有情者也。以情投之宜倡予而和汝者。已而不答而綢繆繾綣之不已。情生於所至也。天下之相鬭而慕相覩而愛已過而思思甚而溺生生死死而不滅者皆是物也。山鬼多情而況人乎況君臣父子親知密締而

不可解者乎故通於情者無不可言觀湘水之潺湲而堂陛之精神可得也少司命言之哲矣人之所託命者其誰而能若是愁也河泊勞矣意求非其偶故往從而不得也山鬼思人人莫之知彼其所以致媚者亦已窮矣人惟無情人而有情其於九歌未有不悲其言之切而意之惋也

國殤禮魂不屬九歌想當時所作亦不止此而後遂以此二者附之九歌末耳

東皇太一雲中君似疎星滴雨參落希微正其情境

雅合着二字麗語不得着二穠語不得穆將愉兮上皇穆字是折字句璆鏘鳴兮琳琅是倒字句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是錯字句

靈偃蹇兮姣服靈靈巫也靈連蜷兮既留亦靈巫也

朱晦翁謂巫不患其不留何言既留而不知既留者語詞也謂之巫服則可謂之神服不可既謂神既留矣而又謂蹇將憺兮壽宮復何所指耶九歌語極簡潔不應如是之複

九歌非祭詞也因物詠之隨意致情唐人嘗有感懷

之什矣又有漫典之詠矣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
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此
非降神之語亦明矣若山鬼則托爲鬼言矣豈有
反致祝於人者而奈何爲此要語也即楚俗多鬼
原何自而媚之彼懷沙之不遑而服爲南夷更定
此詞也王逸曰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
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竄
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祭祀之禮歌
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

敬下見巳之菀結托之以諷諫朱晦翁因仍其說至謂湘君等篇男主事陰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余何敢信其然也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婉孌悱惻離騷之旨也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此情語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此情境也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此情事也知其不然而未敢絕望者厚道也思之不得但流涕以從之而未嘗有一言慭及之者愛之至也

沛君媚秀韶令國殤雄武蹈厲山鬼不但不雅極極
神色飛動命物之妙真可下訴天而役萬靈者
搴薜荔兮水中采芙蓉兮木末鳥何萃兮蘋中罾何
爲兮木上其語意之來如雲逐風流水隨渠注乃
知此君信手生春之妙且蘭茝翠羽抑何色秀之
天成也
興起於詩詩之失興者多矣興者感物生情悠然起
興若物不稱情何當於興興矣沅有茝兮澧有蘭思
公子兮未敢言纔說茝蘭便覺公子芬馡撲人眉

睫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閑亦自俯仰具足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熟味此語覺千古以來人皆夢夢於中而不寤惟山有木匠則采之凡人有情聖人道之能知人之情能言人之情能盡人之情者聖人也原其聖於騷者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東行是高步天衢語氣

河伯崎嶇勞心無功勞力無膚求親而不得者不知
其可已也波滑滑魚隣隣舉目蕭蕭將誰與號
山鬼騷興狛人無限招搖挑蕩之況既含睇兮又宜
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謂之而來敢必其然也然而
撩人則欲狂也晋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
予此老狐深衷謎語也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
兮不得閒是代爲知己也望既絕矣而更爲餘韻
以留之猶冀其萬一也可謂肺肝立罄骨節皆靈
矣

國殤氣語飽決字字干戈語語劍戟左旋右轉眞有步伐止齊之象風折雲旋星流雹擊不足擬其步驟之奇也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鬼何其雄觀賈雍腹語亦足爲此詞之傳奇矣

春蘭兮秋菊無絕兮終古語何簡會

卜居憤世情隱不彰若孑孑然而無側於人者若耿耿然而欲鳴之巳者而不知其忿憑然而欲抑之天也太卜之對又何異也後人爲此幾許捉衿露肘矣人服其琦瑰而吾獨愛其從容

漁父數言如寒鴉幾點孤雲匹練疎冷絕佳至語探
會總不在多也

九辨得離騷之清九歌之峭而無九章之婉其佳處
如梢雲脩篁獨上亭亭孤秀槮疎物莫與侶

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轉深至情弗及也嬋娟嫵
媚致弗及也古則彝鼎秀則芙蓉色弗及也所及
者亦三氣清骨峻語渾清則寒潭千尺峻則華嶽
削成渾則和璧在函雙南出範

渾淪如天旁薄如海凝重如山流注如川變化如鬼

神馳驟如風雨奇麗如品物文章至此可謂盡神

自古能文屈子亦其中之一矣餘則支流餘派已矣

最喜者入門知姓最忌者對客問名所謂上品撮皮

皆眞下品擢筋反僞九辨首章舉物態而覺哀慦之傷人敘人事而見蕭條之感候梗概旣具情色

自章足令循聲者知冤感懷者興悼不必曲爲點綴細作粧描也九章云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

而凝滯建安六朝盡向此中摸索

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語淡而悄

山鬼詞云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
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九辯云澹容與而
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
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雖遒勁
少遜然標格亦峻絕矣曹植洛神王粲登樓絕代
稱佳然視此又復洛下詠矣

今之相者兮舉肥語諧而儁

討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

兮還及君之無恙何語簡而意長也今人發一誓

願禱告皇天那得齋衷如許

招魂絢麗千古絕色正如天人珠被霞爛星明出銀

河而下九天者非人世所曾得有

招魂刻畫描畫極麗窮奇然巳雕巳琢復歸於朴鬼

斧神工人莫窺其下手處耳

楊用修曰招魂豐蔚穠秀驅枚馬而走班楊此是門

面語意余獨歎其爲奥所謂奥者經堂入室直抉

其壼奥者也其舉景而得趣舉貌而得態舉色而

得意舉餼而得咲冞聲而得會是謂天下之至神顧虎頭爲人寫照先察其神情種種入手一畧舉筆具形不由不意致周旋精神飛越也

竽瑟狂會損鳴鼓些損乃損字之訣也而世有歎損字之妙者豈音殺耶抑華裂耶而何以云損宋玉文渾淪古雅決不若是之琢而無謂也若李賀嘔心則或有之矣

宋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當爲原作無疑朱晦翁謂大招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閑退不爲詞人墨客浮夸

豔逸之態余觀此有感焉乃知時世異而議論因之亦殊也若余論之直謂大招語不成趣有貌無情一爽羹敗酒之類耳大招舉宮室飲食聲色之類與招䰟同其欲靡麗奇巧亦一而語之不精言之無味者力不足也好色一而彼於其醜此於其嫮飲酒一而彼於其醨此於其醪謂醜與醨之不好而嫮與醪之是好也則不情矣所謂深靖閑退而不爲浮夸豔逸之詞者得無醜與醨之說乎大抵宋人論文無之非道若余之所論無之非情無

之非道舍仁義禮樂不可矣無之非情喜怒哀思
剛柔平反皆是也喜不成喜思不成思則不文矣
宜剛非剛宜柔非柔則不文矣情者詩文之的也
太過則濫不及則僞矣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
明以止人文也此中亦着一道字不下衞風碩人
形容殆盡誰詆其爲非者此余之妄見不敢自附
於前賢者也

楊雄反離騷譏不智也譏張材也譏自孽也譏不善
作合也此皆不當乎原之心并不諳乎原之時其

曰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雄之肝膽。於此微見。許古之言而貴自狀之察故言之可以觀人。文之難以掩衷也。至班固謂露材揚已競乎羣小之間則好自立論。欲必異於馬遷者。其是非無足道耳。淮南招隱士此自招隱士耳於屈原無與也而王逸朱晦翁俱牽涉原事則非矣。文甚簡奥所不及於屈宋者。其鋒。鈍。耳。百鍊犀利。一出一入。縱橫莫當。非至人出鬼入神。安得具此手段。

天問離騷有屈氏風味招隱士有屈氏精神自此以往難與論矣賈太傅自賈與屈無涉也

賈誼弔屈原賦憑扶胸臆正如孤將挺劍努目一呼一時意氣都盡

倡楚者屈原繼其楚者宋玉一人而已景差且不逮況其他乎自惜誓以下至於九思取而附之者非以其能楚也以其欲學楚耳古道既遠靡風日流自宋玉景差以來數千百年文人墨士顏馬楊而抗班張者尚不一二更何言楚余故歎其寥寥而

取以附之是則私心之所以愛楚也已

朱晦翁所取以續楚辭者令固具在余皆不可得而知其意謂其佳耶佳固不盡於斯而所入集者未必俱佳謂其楚耶楚復不可得而見或晦翁所嗜者膏粱而余之所嗜者昌歜也斯固不可得而知矣

陸時雍識

楚辭條例

按晁無咎曰屈原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懷王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宋玉作九辯招䰟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襃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帝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

[library seal]

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校書郎王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里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於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

之余謂離騷九章遠遊天問九歌卜居漁父正
合二十五篇大招渙儉苦澀斷非原辭班氏鼂
氏其言信而有徵也

昔人編是書也以離騷為經此下二十四篇皆名
以傳而余槩題以楚辭者備楚風也詩之江漢
收載周南而楚無聞焉自屈原感憤陳情而沅
湘之音剏為特體其人楚其情楚而其音復楚
謂之楚辭雅稱也或謂毕騷而辭之非矣孔子
曰辭達而已矣庸可定其為何辭

楚辭次序無所定憑今所傳朱晦翁本首離騷次九歌次天問次九章次遠遊次卜居次漁父以九辯招魂大招則宋玉景差所作而綴之於後余謂九章即離騷之疏而遠遊者自離騷中倚閶闔登扶桑一意逕下至天問九歌卜居漁父則原所雜著也朱晦翁因九章中有懷沙一篇乃原之卒局而悲回風顛倒繁絮以爲臨絶失次之音故耳然奈何以卜居漁父終也余今所次首離騷次九章次遠遊次天問次九歌次卜

居次漁父次九辯次招魂次大招覺其脉絡相

承使觀者一覽而自得也

書之有序以挈領也要領不得則終篇茫然矣離

騷諸篇小序王叔師大都謬誤朱晦翁亦未全

得也叔師序離騷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

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以諷諫君也以愁釋騷

旣已未盡而以徑釋經者何也離騷名經後人

尊之也則騷經而諸篇皆傳也又曰離騷之文

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比忠貞惡

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比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夫香草比芳以自喻也靈修美人以媚君也惡草以刺讒也其說得矣至鵜鴂先鳴賦而非比鴆與雄鳩以歎良媒之不偶而非有所刺也虬龍鸞鳳飄風雲霓以言役使侍衛之盛若宓妃佚女則還邅得君之意而於賢臣何取乎聯翁序九章謂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顛倒重複倔強疎鹵余則未之敢信遠遊之

序叔師謂原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臙翁亦謂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思欲制鍊形鬼排空御氣而不明其無聊之感有托之情則不免癡人說夢矣至其序天問也似俱謂原彷徨山澤見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此論亦未可知而所以問之之意隱而不現則原誠憒憒無謂矣九辨序論具列於後卜居憤世漁

父自傷此其顯而易見者也叔師序卜居謂原
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就太卜家稽問其謬甚
矣晦翁謂原閔當世習安邪佞違背正直陽爲
不知二者而假筮龜以決之猶迂回而未合也
至漁父者豈當時實有是人爲之問答而叔師
所序何其固也宋玉九辨因原得感未必俱爲
原作叔師之序招寬也謂宋玉憐原忠而斥棄
故作招寬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以諷諫懷王
兵其覺悟而還之則於情事最爲不合晦翁謂

恐其寃鬼離合因國俗托帝命假巫咸以招之
則實用以招矣不知招寃者以文不以俗以心
不以事招之於千世而非招之於當時也大招
斷非原作其文不肖其事亦不合余悲作者之
意弗明故更爲序論焉使其幽情隱痛世多覺
者非敢矜驚文釆以傲前人也
郭象之註莊子王逸之註離騷工拙雖殊要皆自
下語耳於所註無與也朱晦翁句解字釋大便
後學然騷人用意幽深寄情微眇覺朱註於訓

詁有餘而發明未足余爲之抉隱通微使讀者了知其意世無惜衷亦余心之大快耳大抵鑿山者勞倍除道者功全古人不靳其勞余何敢自惜也

詩有六義比興賦居其三朱晦翁註離騷依詩起例分比興賦而釋之余謂離騷與詩不同騷中有比賦雜出者有賦中兼比比中兼賦者若泥定一例則意枯而語滯矣故無取乎此也

文籍評論譬之開點而目兼古人崇義後世脩文

自唐以來六經皆作文字觀矣離騷上紹風雅下開詞賦故多章爾拱璧字挾雙南寓目會心敢為緘口抑一言之當九泉知已片語之誤千載口實斯亦何可輕也

屈原當戰國時墳典未灰史乘畢湊兼以博識宏材蹈揚千古後之學者誰嗣其藩余慚眇植竊附管窺天問一卷余友周孟侯問嘗撰論余最愛其辨博直令諸家都廢張華博物再見於茲云

離騷續集無甚深情不必細爲分解間有一二俱存其舊

古今典籍多所未窺亥豕魯魚紛焉淆亂掦管甫畢料謬未全凡其近似之端存而待正斯固燕王愛駿朽骨千金豈曰宋客求珍碔砆十襲仍𨻶疑義誘進新聞

陸時雍識

楚辭姓氏

註

王　逸字叔師　南郡人

洪興祖字慶善　霅川人

朱　熹字元晦　新安人

疏

陸時雍字昭仲　檇李人

別註

周拱辰字孟侯　檇李人

許

孫鑛字文融　會稽人

張煒如字道先　虎林人

李　挺字浩生　昭陽人

李恩誌字又新　昭陽人

張煥如字泰先　虎林人

權

唐元竑字祈遠　吳興人

張存心字謙之　會稽人

訂

陸元瑜字粹父　檇李人

張燁如字素先　虎林人

張寄瀛字文虎　會稽人

楚辭姓氏　終

楚辭目錄

楚辭目録終

李煥曰短序簡要足可長[illegible]

楚辭卷一

古儁李陸時雍疏

離騷經

陸時雍敘曰離騷變風爲歌壞興詭爲上自谷風小弁之所不覩厲言類規溫言類諷激言類訴狂言類號聆其音均可當淚淚之致焉要一發於忠愛雖激昂憤懣世莫得而訾也處末世事闇君賈藂罹禍心雖無疵君子有遺議焉觀離騷之辭推原所以婉變於君者可幸無罪而

緝柳齋藏版

張頌如曰離騷值極幽愁而要然百折猶有餘悲其文情如弱絡是來而下文曰屈原諸近葢在言情自爲悉以降與乎名稱矣取譏門名字却只以意說然是前經李思謂曰余屬去取註語俱恆妙

姱衷弗答怨日以深太史公讀其辭而嗚咽慨涕有以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陬子侯反降叶乎攻反

舊詁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傳國至熊通徙都於郢僭稱曰武王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苗裔遠子孫之稱苗者草之莖裔者衣裾之末也攝提星名隨

宗羲如曰只此數語足令千古血脈俱

又曰皆余上與工字作句

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陬隅也正月爲陬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也皇皇考也高平曰原屈子名平字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

陸時雍曰本自高陽同源已久世載令望至于伯庸以顯于時是不得行路其君儔舍其國明矣且天授以性皇錫以名履忠蹈信死而不渝則騏驥有異而彭咸亦有貽也初度始生辰也

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

注最篇掉若
後人得此入
之句股衍一
代文矣

兮紛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重直用反能叶奴代反扈音戶

辟音僻紉女陳反汩于筆反搴音褰阰音毗攬力敢反一作擥莽音姆

舊詁紛盛貌重再也脩長也能態屬多才故有絕人之材者曰能楚人名被爲扈離蘼蕪也辟幽也紉結也蘭至秋乃芳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汩水流去疾之貌搴拔取也阰山名木蘭皮似桂而香狀如楠樹高數仞去皮不死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

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陸時雍曰旣有內美重之脩能是當不見廢于世矣。而操持芳潔。動以自芬。伊何人斯而有此偏美乎宿莽一名卷舒摘去其心復生不死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棄一作乘駝一作馳下同

舊詁淹畱也惟思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託詞蓋寄意于君也三十日壯草荒曰穢

陸時雍曰草木易落營魄易衰乘時改圖猶恐不給騏驥既駕誰其馳之思君不來祗自費其躑躅耳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菌音窘茝昌改反被一作披

張煥如曰騷中語多特將類此

舊詁申椒者或其地名蕙薰草生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似蘼蕪可以巳癘或云卽苓陵香也耿光也介大也昌被衣不帶貌捷邪出也

張煒如曰指堯舜桀紂以爲喻而不敢怨君耳君惟結罪黨人居多原亦奈此黨人何哉

陸時雍曰三后純粹能集衆芳豈非無賢而不賢者吐棄之恐後調五味而進之豈能强其唱乎旋徑佚意窘步自窮迍蹢躅而無所復之悔則靡及矣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隘叶于力反奔布頓反先悉薦反後下遘反荃七全反齌一作齋炊餔疾也作齋非怒叶上聲

舊詁踵足跟武迹也荃與蓀同陶隱居云冬閒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蒲而葉無脊蓋亦香草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謇謇難于言如謇吃然也靈脩亦託詞指寄意于君也

陸時雍曰既捷徑以窘步復幽昧以險隘則君若臣者舉國若狂矣忽奔走以先後將力得而出之坦途也君何爲而信讒齌怒乎君愈以怒臣愈以將心不能明指天爲正此無異故唯靈脩之以也夫臣以爲靈脩之故而君以爲齌怒之圖此離騷

亦以作乎齋盛杏而將致之也忽忽以其身爲傯
也九天廣雅云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炎天西
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
中央鈞天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
後悔遁而有他余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羌起羊反一本余不難余下有既字數所角反化叶虎瓜反
舊詁羌楚人發語詞近曰離遠曰別
陸時雍曰離別亦人所時有而唯靈脩之數化敗

換知日人
離騷讀信
美然結撰
意指各有
但得其意
而不知其
禄也

於而躬非所以保令則而貽遠猷也詘其身苟有利于君者人固甘心爲之而豈知其忠遠而禍逮乎。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畮古畝字莫後反叶滿彼反萎於危反

舊詁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也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香草杜衡似葵而香葉

似馬蹄故俗云馬蹄香也

陸時雍曰蘭撫蕙悲蕭焚艾嘆覩一葉之落將知萬木之萎貴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君子能不是之慮乎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婪音藍索叶蘇故反量力香反

舊詁竝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害賢曰嫉害色曰妒七十日老冉冉漸

也脩名脩潔之名

陸時雍曰怨已量人人忘不一正如以鈎迎矢以釜庾匭所以譏人與謗而無故賢士得罪而靡因也君子非樂世之用而憂名之不成堯舜臯夔至今不死故九畹百畝楚澤所以多芳草也湟計人之愛與妒乎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英叶於姜反姱

苦瓜反要於笑反顑虎感反頷戶感反纚音徙薜蒲計反荔郎計反

舊註顑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薜荔香草緣木而生蘂花萼鬚粉蘂蘂然也矯舉也胡繩亦香草有莖葉可作繩

陸時雍曰墜露易晞落英幾何如是而顑頷所必至矣胡繩纚纚雖長何益然非是弗貴衷有所獨喻也練要練潔而要妙也纚纚長垂貌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鞿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謇一作蹇服叶蒲北反鞿居依反羈居宜反誶音粹替兵鞿叶鞿居垠反替它因反纕息羊反悔叶虎猥反

舊訪謇難詞也彭咸殷大夫諫君不從自投水死掩涕拭淚也馬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自喻繩束不放縱也誶諫也纕佩帶也巾垂也

陸時雍曰以糞溷蘭將自斃性使然耳屈原之死其誰使之糞壤充幃資菉滿室不堪之氣無能

少忍於須臾耳九死未悔恐知來莽大夫之嘲乎

朝誶夕替謂朝諫君而夕廢身也

叉嶭如曰言為娥而嫉娟之娥與寫人為理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諑音卓偭音面錯叶七故反忳徒渾反邑一作悒下同侘敕駕反傺丑吏反溘苦答反態叶土宜反

舊詁偭背也錯置也周合也度法也忳憂貌侘傺

失志貌侘堂堂立貌傺住也楚人名住爲傺盡奄也

陸時雍曰浩蕩謂無畔岸無繩尺也民云者卑詞。亦哀詞也。追趨追也。蛾眉者衆所忌善淫者君所知以蛾眉而謂善淫則姱容者懼矣因謠諑而遂齎怒將不助讒爲妒巳乎偭規矩而改錯固哲匠之所絀也競周容以爲度乃時俗之所適也忳鬱邑余侘傺則繩墨之自災也寧溘死以流亡則蘭芷之樂推也。小人善趨君子善遂寧至死而變其

天得如日自
鳧耶復慨然

守乎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圜一作圓 攘而羊反

陸時雍曰鷙鳥不羣方圜難周此君子之自處耳於人乎何尤所以屈心抑志忍尤攘詬雖以此殯死亦前聖之所厚也然則死亦何畏而小人何足怪乎君子雖急於得君而不能救衆所以趦趄而難進耳攘詬謂攘却詬恥不置於懷也漁父詞云

李恩詰曰三閭揭潔得此於汙蔑則原揭原

張煥如曰修服之致瑣瑣之嚴振衣高蹤亦可以死寡人之既矣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則原未嘗少濡於世也而謂屈心抑志忍尤攘詬者謂蒙難而未郎死也死死則潔矣可洗垢而揚其波矣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相息亮反佇直呂反離去聲雧古集字[illegible]女敎反樂五敎反好乎報反懲叶直良反

舊詁延引頸也佇跂立也步徐行也芰蔆也芙蓉蓮花也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

陸時雍曰屈原忠不見亮信無所之至欲回車復路云者將敢駕耶其從俗耶悵悵乎何之進不離尤退脩初服躊躕欲往未得其所以是知係心楚

國。睠顧褱王。不能一刻忘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其夫子居夷浮海之思乎。欲近之而不得欲遠之而無所忠臣念國衷有結而不可解也繽紛繁飾信可珍兮芳菲彌章孰可掩兮衣錦夜行孰申旦而明之當不禁其深自惋耳。陸離光粲分散之貌。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嬃私俞反嬋音蟬媛音爰予叶音與鮌與鯀同婞一作倖胡頂反野叶上與反姱節之節叶音卽薋自資反菉力玉反葹商支反說輸芮反聽叶它丁反敶古陳字

舊詁女嬃屈原姊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鮌婞狠也博謇謂廣博忠直也姱美也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者皆惡草憑恚盛貌沅水出象郡鐔城西東注江合洞庭中湘水出帝舜墓東入洞庭下舜葬九嶷山在沅湘之南

陸時雍曰借女嬃以發端。就重華以明志。以世無可語而爲此不得已之辭也。指九天以爲正。兮俾天高而聽。憯就重華而陳詞。聊以舒夫予情。女嬃之詈漁父之答正以見時事之可悲耳。嬋媛眷顧流連之意。申申繁絮貌。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

之常違兮及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難乃旦反衖巷同叶乎貢反射音亦浞食角反家叶古胡反澆作奡五耗反圉魚呂反儼魚儉反差叶七何反頗叶普禾反行下孟反相息亮反

舊註九辯九歌禹樂也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承先志纘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强圉多力也紂醢梅伯武王誅之
陸時雍曰啓子太康不脩先王之政畋於洛表十
旬不反羿拒於河五弟御母以從都於陽夏所謂
五子作歌是也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
自太康及相徧有兗豫之境而羿據冀都之方及
寒浞弒相於帝丘遂奄有河南之地而夏統中絕
矣方相之被弒也后緡方娠歸有仍氏相臣靡奔
有鬲氏后生少康少康自有仍奔虞爲庖正虞思
妻以二姚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撫有夏衆靡收二

國之熾以滅浞少康踐位光復舊業羿之祖世爲
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方衰也羿自鉏
遷於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
不恤民事淫於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羿
收信而使之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
娛羿於田羿田將歸家衆殺之浞因羿室生澆及
豷恃其讒慝而不德於民也少康旣立滅澆於過
滅豷於戈有窮遂亡自上而下曰顛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

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阽余廉反醢呼磊反量音良鑿音漕

枘而銳反歔許居反欷許衣反又許毅反當平聲茹如呂反浪平聲

舊詁阽臨危也謂近邊而欲墜也危死幾死鑿穿孔也枘刻木端以入鑿者也正謂審其正以納之也歔欷哀泣聲鬱邑憂也茹柔軟也浪浪流貌

陸時雍曰不量鑿而正枘若自造其背也哀朕時之不當貴時命之所爲也攬涕自痛又誰怨焉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

孫鑛曰朝發蒼梧夕至縣圃何其迅也非所云借神話以往來者歟

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
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
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
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
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

溷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正音征鷺烏雞反縣音玄崦音奄嵫音茲古但作奄茲曼莫半反又莫官反索叶所格反飲余禁反相羊猿徉同屬叶章喻反爲于僞反屯徒渾反離去聲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反此從五稽反御叶音迓下同下叶音戶予叶音與罷叶音皮妒叶丁五反

舊詁敷布也衽裳際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類身有五彩溘奄忽也軔楮車木也將行則發之蒼梧舜葬地縣圃在崑崙山上瑣門鏤也文如連鎖羲和堯時主四時之官賓日餞日者也崦嵫日所入之山迫附近也求索求賢君也扶桑木名日在其下若木亦木名在崑崙西極十日在末其華

光照下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也雷師豐隆也山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其狀如雞五彩而文飲食
則自歌自舞飄風回風也屯聚也霓陰陽交合之
氣郭璞云雄曰虹雌曰霓雲漏薄日日照雨點則
生也御迎也總總聚貌班亂貌閽主門之隸閶闔
天門也言令閽開關將入見帝而閽者倚門望而
拒我使不得入也曖曖昏貌罷極也既不得入見
帝於是歎世溷濁嫉妒則將去而他適也
陸時雍曰屈原厲志高潔動與俗殊其所云號令

鬼神役使靈異眞有日月爭光之意又非徒佩蘭扈芷以姱衆人之耳目已矣溘埃風余上征何飄然而高舉也志士愛日如不勝情故羲和之節可弭無羨登霞崦嵫之東未懸有懷來哲折若木以拂日或轉却可再中也聊逍遙以相羊暫紓憂以自適也叫帝閽而開闔倚閶闔以望余何嫉妬之多時曖曖以將罷結幽蘭而延佇則含情而未沫也時不更待君不一逢則不勝其遑遑已爾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中有虞淵淮南子曰日出

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

爰始將行是謂朏明

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孫鑛曰恐先我及未家嫁意絕妙

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閬音郎馬叶滿補反佩叶音備詒叶音與虙房六反纕息羊反理叶賴上聲緯音徽繣呼麥反又音畫盤叶蒲延反娀音嵩令音零鴆直禁反佻音挑巧叶苦老反惡叶

烏路反古
叶音故

舊詁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高丘閬風山上也女神女以比賢君於此比無遇故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也虙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水神纕佩囊也緯繣乖戾也蹇脩旣持纕以通言而其意一合一離以乖戾而見絕其意終難移也次舍也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簡倨曰驕侮慢曰傲有娀國名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高臺以飲食之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

鴆羽有毒殺人雄鴆鶻鴆也似山鵲而小尾短青黑色多聲佻輕也猶犬子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來豫爲迎候故謂不決曰猶豫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言鳳凰既受高辛氏之詒而求之恐簡狄先爲嚳所得也有虞以女妻少康理既弱於少康而媒又無巧詞則不待其不合而已知其無所成矣小門謂閨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寤覺也

陸時雍曰既成言而有他誓離居而不可思處地

可求而二姚亦可留也原之欲得君也急矣其不
偶也甚矣將何途之從而可耶人之言曰龍欲上
天須浮雲人之仕進須中人則良媒之惑亦勝隔
之極思矣閨中旣邃遠哲王又不寤則所謂一腔
熱血灑何處耶至有懷如焚不能終古何衷無復
之之若此也室家旣遂中道棄捐進無以自明退
無以自處所以遑遑求合必之死以爲期耳若之
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自傷其焦灼
之苦也人非其毒太苦寧至以死爲愉快耶然跡

其所言一似遇不苟遇求不妄求躊躇審顧柳何凜凜焉者剛直之志死而不渝所稱與日月爭光者此矣偃蹇橋倨貌淮南子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藑音瓊篿音專有女之女如字釋女之女音汝

舊詁藑茅靈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

以卜曰篿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吕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善惡惡字叶烏故反要古腰字珵音呈吕古以字幃音幃

舊詁艾白蒿非芳草也珵美玉也相玉書云珵大六寸其光自曜蘇取也幃謂之幐即香囊也

陸時雍曰原之致病于黨人者至矣如日之雲可

以掩光黨人之爲雲也大矣合左右前後以蔽一人。人不亦易乎。世謂三人成虎有以也。黨人不生。君心不蝕而賢不肖之塗自清。原之所以深咎黨人者以此。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

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糈蘇姊反翳於計反迎魚慶反叶音御剡以冉反上時掌反下遐駕反矱紆縛反調叶音同媒叶音糜

舊詁巫咸殷中宗時神巫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翳蔽也繽盛貌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望者疑焉故云剡剡光也矱所以度長短者也武丁思賢夢得聖人圖形求之遂得傳說登以爲相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呂望姜姓從其封姓故云呂也

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將歸文王行至朝歌道窮因鼓刀以屠遂西釣於渭濵文王夢得聖人出獵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爲師曰吾望子久矣故曰望該備也甯戚衛人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甯戚方飯牛扣角而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戚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用爲客卿

陸蔣雍曰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此、

共鮮如日鵜 先鳴百草 芳丹絕百 世態情緒

盛明之難遇者也屈原當末世而猶以禹湯武丁為言其有不忍薄待時君之意乎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鵜一作鷤音題鴂音決一音桂薆音愛蔽叶音鱉

舊詁鵜鴂即詩所謂七月鳴鵙者其聲惡則先鳴而草死屈原言身未老時未過若此時一過則事愈變而愈不可為也

衆庚如日感
慣之無能感
謝笑令委美
秀蹈然而起

陸時雍曰老冉冉其將至恐脩名之不立此名一
立則君與臣共享之鵜鴂先鳴百草不芳則皇輿
敗而美蓉之衆凋矣搴木蘭而攬宿莽朝夕勤渠
將安用之能無沾襟之浪浪乎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
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
佞以慢慆兮樧又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

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茅叶莫侯反慆吐刀反榝音殺一本榝又下有欲字祇音祈化與離叶化叶苦瓜反即離叶音羅或化叶虎爲反即離如字

舊詁繽紛亂也不可淹留宜速去也慆淫也容長謂徒有外好耳榝茱萸也幃盛香之囊也

陸時雍曰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此猶其時之所爲也豈意蘭芷自變而荃蕙自化乎世局相趨日漓而下此何以故或者因首善之先摧致羣芳之改步則謗人不善惟此好脩者之故

矣。其貽害可勝旣耶。抑思本質自成。今何爲此態也。委厥美以從俗苟得列乎衆芳厥美不委豈得云芳夫非糞壤之充幃者與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沫叶莫之反調徒料反女紐呂反上去聲下上聲叶音戶

舊詁沫昏昧也有可貴而不爲世用委而棄之以至於此調度猶言格調法度也求女即前求虙妃

張煥如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表

孫鑛曰語特精妙

之屬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

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行音杭靡音靡爲余之爲于僞反疏所菹反邅泚戰反晻烏感反啾音揫待叶徒奇反一作持軑音犬蜿于阮反委蛇一作逶迤迤叶音妙假工雅反一作暇媮音俞樂叶洛到反

舊詁羞餔也折取瓊枝以爲餔腊精鑿玉屑以爲粻糗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晻藹猶蓊鬱蔭貌鸞鈴之著於衡者天津析木之津謂箕斗之間漢津也箕北斗南天河所經而日月五星於此往來故

謂之津又有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即津梁所渡也一上二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流沙今西海居延澤是也有人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人馬車駝無孑遺者容與遊戲貌以手教曰麾西皇少皡也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山而不合名不周軑轄也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

陸時雍曰屈原之稱物也。珵瓊瑤象以爲錯。鳳凰蛟龍以爲役。豐隆雲霓以爲驅。天津崐崘以爲塗。

非是則弗舉焉宜乎獨行踽踽與世無偶者矣處濁世而行芳夫固有招禍之道也自敷衽陳辭以至終篇似不勝迷亂失次傍徨無之之象焉而衷之搏搏一而不它求女以致其婉孌之情遠遊以紓其跼蹐之意凡所以貢情蕩憤以抒其牢騷不平之氣云爾詩人語平騷人語激然離騷作而色益加莊語益加和讀之者第覺其綣繾綢繆而不見有忿懟抗厲則所以繼風雅而起者良不虛耳

崑崙見天問赤水在崑崙東南陬入南海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睨五計反蜷音拳行叶户郎反

舊訓皇皇天也蜷局詰曲不行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舊訓亂者樂節之名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

陞騁雍日屈原彭咸一着便是騷之所以命名故其詞多歔欷傷滌不能自止

又曰余讀離騷弗可尚已事覼而辨言肆而檢情委折而不亂愛君憂國必欲一反之正而後已而後之論序者多疑之謂矢歡爲驕殉節爲悁令原再起何以自解焉嗚呼自孔子列三仁之後世無完人士無粹行三代以下難爲人矣